



大江悲滞 千里念归

6月1日 20:52

长江上大雨，“东方之星”奋力向上游航行，一艘路过的船拍下了它，这是行驶的“东方之星”最后一次被记录下来。



监控拍到“东方之星”翻沉前影像。央视截图

21:20左右

雨点打在了“东方之星”的右侧，很多房间都开始进水。



6月2日打捞现场的航拍。据新华社发

21:30许

“东方之星”在监利县大马洲水域倾覆，前后仅一分半钟，船上的四百多人一同没入江中。

瞬间的劫难

采写整理:本报记者 刘帅 王兴飞
执笔:本报记者 任鹏 刘志浩

驶向风暴

从5月28日起航，“东方之星”的行驶风格就与其他客轮不同。

“他们比我们快，我们走得早，但他们一般都能赶上。”乘坐“长江观光6号”的盛先生说，两艘游轮的航道完全相同，但“东方之星”往往都是后发而先至。

但告别赤壁后，“东方之星”再也未能“超车”。



“东方之星”船舱驾驶室布局。(资料片)

长江两岸的风景渐渐隐匿在暮色里，“东方之星”正全力逆流而上。

这一段江水迂回曲折，有很多自然的截弯，能看到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泊。从“东方之星”甲板上望去，两岸的城市建筑灯火通明。

然而风雨骤来，这条载着热闹、快意和寂静的客船，正驶进暴风雨中心。

从九江开始，“长江观光6号”就与“东方之星”紧紧相随，每到一处景点，两艘船几乎同时停靠，游客们也混在一起参观游玩，互相帮忙拍照。

夜晚的船上，喧闹里充满了生气和游兴，特定而封闭的空间里，旅行中的人们很容易便熟络起来。

但谁能想到，不久之后，两艘船将迎来完全不同的命运。

“8点半左右，开始电闪雷鸣，闪电一道道连向岸边的高楼，江面上的风特别大，雨也很大。”在“长江观光6号”甲板上乘凉的盛先生，之前还兴奋地拿着摄像机拍摄两岸风景，很快就感觉不妙，赶紧回房躲避风雨。

“长江观光6号”的人们沉默地坐在舱室里，透过舷窗往外看，江面漆黑一片，只有雨水打在舷窗上，电闪雷鸣。没有人清楚船停靠在什么位置。

这时，江面上已是波浪翻滚。

上海人张建伟的老伴此时就在“东方之星”上，晚上9点，老伴给他打电话，“这里狂风暴雨，船在风雨中行驶。”这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通话。

顺流而下的“铜工化666”与逆流而上的“东方之星”在江面上飘摇着擦肩而过时，时针指向晚上9点10分。

“铜工化666”运输的是危险品，6月1日从湖北枝城卸完货返回铜陵。这是“东方之星”出事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。

“铜工化666”船长李永军记得，“当时雨大得不得了，风估计至少7级。江面上能见度很差，就像下雾一样，雷达被雨干扰了，都扫不到东西。”两艘船距离只有30米，李永军都很难看清“东方之星”的轮廓。

来自中国气象局专家组的信息表明，当时，长江上出现龙卷风，持续15—20分钟，风力12级以上。湖北省政府发布的信息显示，6月1日晚上9点至10点，监利雨量64.9毫米。当晚9点06分，出现9.2米/秒的最大瞬时风速。

“长江观光6号”上的广播一遍遍发布通知：因为江面雾大，船暂时停靠避险。并在抵达监利段时，靠岸停泊。20分钟后，“铜工化666”也不得不就近在华容洪山天字一号码头北岸抛锚。

远离陆地，在水上讨生活的人们总是多少有点迷信，他们相信船是有生命的，或许还有宿命。人在茫茫大江之中，渺小而无助，他们的命运，与船的命运捆绑在一起。

全速逆流

但这一切都没能挡住“东方之星”的全速逆流。

按照“东方之星”的工作流程与规定，晚上10点交接班，但每个人会提前15分钟到达驾驶室。

晚上9点10分左右，大副程林去船尾洗澡间冲了个澡。舷窗外是漆黑的江面，暴雨在游轮探照灯的灯光下，如豆粒一般砸落下来。赶到驾驶室时，船长张顺文、轮机长杨忠权、大副谭建、刘先禄都在，掌舵的是李明万，还有几个水手。

外面风大雨急，但船还是正常航行。

52岁的张顺文已经在轮船上工作了35年。张顺文的父亲是东方轮船公司一艘货轮的船长，张顺文17岁那年，父亲退休，他顶替父亲从忠县进入东方轮船公司工作，一直在船上做水手。1984年通过航运校驾驶培训，第二年转为舵工，历经二副、大副等职，自2007年开始担任“东方之星”游轮船长。

“他为人诚恳老实，话不多。”在69岁的东方轮船公司老职工彭克云等同事眼里，张顺文工作积极，有丰富的船舶知识，几乎年年都是公司优秀员工。

从5月28日起航，“东方之星”的行驶风格就与其他客轮不同。

5月30日，在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石钟山景区，“东方之星”与“长江观光6号”率先集合开船，“东方之星”晚些出发。

“他们的船比我们的快，我们虽然走得早，但他们一般都能赶上我们。”两艘游轮的航道完全相同，但“东方之星”往往都是后发而先至，留给游客上岸游览的时间也略多。

但告别赤壁后，“东方之星”再也未能“超车”。

刚过晚上9点，雨点打在了“东方之星”的右侧，很多房间都开始进水了。20分钟后，不少房间进水的乘客忙着把打湿的被子和电视机搬到大厅，张辉则从位于二楼右侧的办公室走向左侧的卧室。这时，他发现船倾斜了，倾斜度很大，有45度。“一些小瓶子开始滚落，我捡起来，它们又滚落了。”“东方之星”上有5名上海协和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，张辉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。

听着雨点拼命打在玻璃窗上，发出“刺啦刺啦”的声响，老吴的老伴李学珍坐在床头，很是害怕。风和雨是自北向南过来的，他们所在的北面房间首当其冲。老吴也很担心，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“很奇怪，当时我想到船会不会翻，但又觉得这种倒霉事不会被我们遇上。”

几乎同一时间，胡坚跃却跑去了三楼，想去四楼的一等舱吹吹风，顺便看江景。在二楼的过道处，胡坚跃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用毛巾、毯子、泡沫之类堵塞船体左侧的门窗缝隙。

风雨越来越大，门窗虽已关闭，但雨水仍能打进船舱，船体开始有明显的摇晃。“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，不过不是很厉害，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。”胡坚跃打开三楼朝向船尾的门，风雨一下子就扑进来，他赶紧关上，想等雨小一点再去四楼。

夫妻缘尽

谢林刚要上床睡觉，水已经从不锈钢窗户的下沿不断流进来了。玻璃发出碎裂的响声，铝合金窗框的刺耳声音夹杂着床、衣柜倒地后摩擦的沉闷声音。

张辉觉得不对劲，跟同事说：“好像碰上大麻烦了……”

船长张顺文想走背风，往北偏行，用速度抵住风，但大风突然剧增，左满舵也抵不住风，船身失去了控制。

轮机长杨忠权刚从甲板巡视回来，突然，水猛地灌进驾驶室，灯一下就灭了，大副程林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有人喊“糟了”。

硕大的、十几米高的“东方之星”翻了，整个过程只有一分半钟。

杯子从茶几上滚落到门口，一起滑落的还有李学珍——她的头已经搁在床沿上。老吴站着，往门口方向滑去，伸手拉住了李学珍。

可船倾斜的程度越来越大，李学珍被倒下的床压住了身子，水也到了齐腰深。老吴使出全力拉，可水让他使不上力气，眼看着水越来越深。

“撒手！”李学珍突然喊起来，她让老吴先松手，把床挪开再设法救她。老吴刚一撒手，再回头看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是两人第一次出门旅行，一世夫妻，竟在这里缘尽。

胡坚跃旁边的麻将桌上，麻将都被震了下来，紧跟着桌子也倒了，站在门边的他撞到了虚掩的门上，然后栽到了水里，“感觉整个船都往右边倒了，在浪头上上下下了四五次，然后跌进了水里。”

这一刻天旋地转，谢林连看一眼老伴都来不及，就被吞噬在滔天巨浪中。窗户玻璃已经碎了，他直接从墙上的窗户中被甩了出去。

倾覆的“东方之星”，连同船上的四百多人，一同没入江中。江水浑浊，冰冷刺骨，水下幽暗令人惶恐。江面上风雨呼啸，一道道闪电霹雳出道道光亮。

倾覆那一瞬间，21岁的重庆籍船员陈书涵正在船舱底部灌柴油。江水淹没到陈书涵的脖子，他被困在一个只有一人大小的房间里，上方全是机械和机器，满是油污，呼吸困难。无尽的黑暗中，他只能等死。

江水冰冷，温度很低，刺得头皮很痛。老吴发现船底边上的江水里，不停地有水泡上来，这意味着江水在往船舱里灌，空气在往上冒。

经过了最初拼命挣扎的几分钟，胡坚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恐惧。疾风骤雨打得眼睛火辣辣得疼，眼泪不停地流，他不敢闭上眼，怕一闭上就再也睁不开了。“一时头脑空白，一时又想了很多，想起亲人，想起朋友，甚至想着丧生在长江里，人家会怎么说起我。”

“东方之星”最后的行程轨迹坐标点，固定在大马洲水域。

苍穹之下，江水幽深、黑暗、冰冷。如果说这是“东方之星”的宿命，那这种命运谁又能说得清楚？

死亡与奇迹中间，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江水。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，却不知人哀。